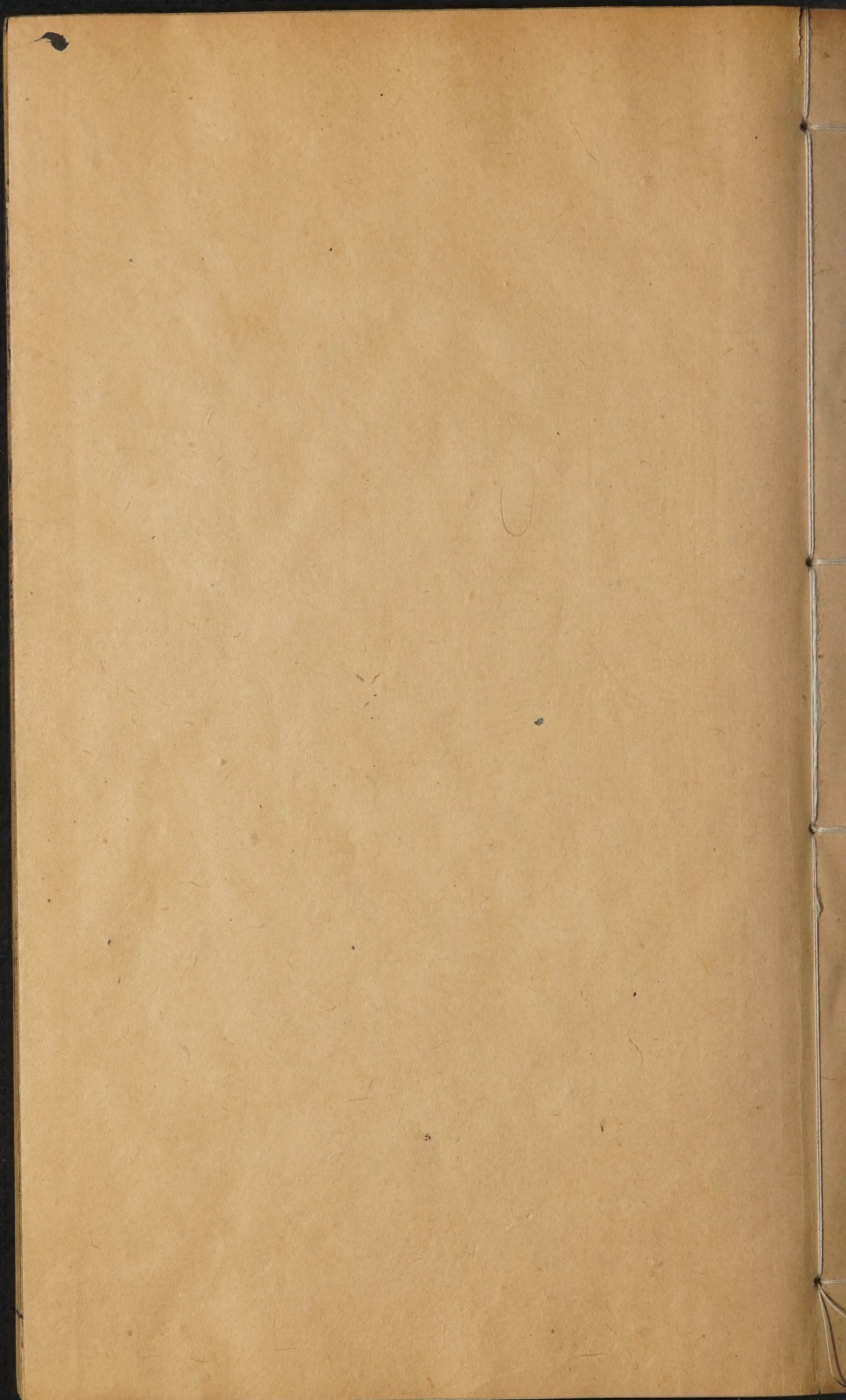




譽人者譽于人者皆可恥

明文奇賞卷之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文

誚伯牙文　方孝孺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誚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眺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益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豈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

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俾歌巷語嬰孩敝蔕惟其不知乃[illegible]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于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巳等毀譽於浮說而游心乎冲漠之鄉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臨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爲

小技而予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悶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

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糞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昂然

蹈危善斷
勇一作手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徵若蓍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

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
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
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
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强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可
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
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姧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强易
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寔弗思
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懈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闢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尤

見大節

淺而醒

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蹐蛇豕屏亶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

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疑作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譽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曾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閒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蒙蒙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

劉庚公以議論范文子以管非皆有用道學

德下衰以法際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

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于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慮遠以勝為懼勇于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强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為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怨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春秋尚利則稱子臧孟獻尚忌則稱祁奚子皮尚兵則稱范文子魏絳尚借寄則稱季札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宥取瓦礫棄遺璵璠篡弒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之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

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與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輙變所守嗟世之人匪嬌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讐與子取譏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跛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內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哉魏子以兵爲戒韓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桀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儉國貧言利愈嗇宣成之間苛政横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佰患不足古稱盗臣

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李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嚚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為譽為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為流涕

子文

正不以成敗論人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亂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曾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

俗吏亦好
士欲以名耳

不從卒以喪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守贊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闗俗之靡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啟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

惠此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畢畢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畢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强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 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儒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言公手紀

諸其大節

爲盡

述掃剗晦蒙揭玆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典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剗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喝咄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

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蹟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

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論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于卑近務高遠者每病于難行吾求士于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于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

不安于三賢又不安于五友真志士

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是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亍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悦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

諫書多流涕又有讀諫書而流涕者耶

然哀之君非堯舜媲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許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志已狥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夜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訾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只是至誠感動盡力維持

正無可喜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于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孝帝所以
風頑徒

云敞贊 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狥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于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

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益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强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

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敝者必衆矣畏禍懼位竟泯滅無聞而敝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賛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賛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覩于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昔之人實易誰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

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齒之伍道喪名散俗益壞偷面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刎狗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賛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

得志以至于下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
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
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
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
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
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
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
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
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
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

若具此眼則卑卑勢利皆似不可食寒不可衣者

史筆

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

非義萬鍾不從易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
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
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有序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
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
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
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
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
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

要做忠義之士其出處必有可觀

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

國初諸鉅筆古以氣

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瀉天之奇嶠嶠李公雄

勢故蔡尚乃爾

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毳蓋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濺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開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并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

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　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㒰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覲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

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

亦知以雪
為此辣手

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畀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眞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臥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畀汙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皦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牖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褫其魄

蹇公有愧此贊矣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名而 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
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光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
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
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
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
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
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

駭月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
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
倫遠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
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
兆寡知舍此弗蹊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
聖猷　天子命汝俾自愼修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
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
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朱方中像序賛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

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牀無完紙廚廡薪芻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為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訐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規矩靡踰人或以為疎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

情世

八字非圖　赤壁

斯人而爲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汙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畫梅贊 有序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藏之不忍視族祖雪窗處士雅好畫論及

遇一不俗之馬凡馬醫易甚矣人惟俗不可醫

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

處士且贊之曰

玉質氷姿不汙纖塵破顏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

溪之上見者凜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有序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畫者喜極其

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

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羣

遊自肆之爲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

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于物理

者不能也因爲作賛云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乘違天閑追雲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况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所習所能貫止於此可奈何

不愛官爵已占地步一二分

序

送凌君入太學序　　方孝孺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說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

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驕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麥允恭曉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贅也然予恐其所以至者爲是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以張比林覺鄭爲林亦吳越所至偶然並及耳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旣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

國初諸老家重譜□訓已訓人□家譜學

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麤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

范氏族譜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

篤於節義
國脉久長
可肇于此

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冑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

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彦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于人也葢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布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

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
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
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
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
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
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
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
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與矣
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
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愼鄉人

辯甚則簡益信簡之難

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送平元亮趙士賢歸省序（考郭士淵集當作年元亮）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豈好爲詈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

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
未弊也自夫不狥道而狥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
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
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
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
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
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
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
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
過譽於人不浮費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

辭不洽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怒於色懷之出戸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由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願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

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書

與蘇先生　其三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弟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

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于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于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專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搢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于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詆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于朝歿不得返塟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

後死者曰熟讀

大雅高門一步

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頼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于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所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于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賢

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

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斷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 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

其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　吾自謀以大宣
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于
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荅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輿宻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
不喜見兼以疾𤸃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
嬾作書疏由是平生故人如足下者俱成疏濶瑄上人
及同姓九成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
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紱行益修文益峻聲
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

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託成說則夸以為知經摭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為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于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為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于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為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

千年前予嘗銘其坐云天能困我以功名而不能禁其不讀書艱我以子嗣而不能禁其不爲善有感也夫

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釆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俍俍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也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乗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于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于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未之輩流可謂特

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謟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謟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憒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謟子動輙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臆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

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宜

○與士脩 其二

求文者亟讀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迪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尚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譟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于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求于僕

邑里遺事與周易數辭尚予不見其書

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脩德　其四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

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潜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好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

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旣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位立名

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于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

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

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顔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遺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毁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趍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謂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遜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

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黄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與鄭叔度　其七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两月矣忽奉手書乖闊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爗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

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為過而忍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僂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

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挾奸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覥僕樸懦可弄輙私相目謂眞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粮輙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

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静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見别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黄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欵欵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雖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憒憒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曰嘗欲

收僕巾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兒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言、有繼其後者否、吾兒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擧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答劉養浩　其二

[illegible]讀諸公述者韓柳文章亦是天地間一珍益愛其書則其人愈可念也

一自爲别、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于羅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于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挫、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于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 以往來考質、爲學

著述二事。最忌太早。公自是苦心語

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于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娛、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王仲縉 其三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己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歉、然日汩汩與世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

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內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于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强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己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舉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于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

揚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又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為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揚王之所為心又不敢以為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不著書其所傳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乎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于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

詞人著書君何逢人笑我好著書皆陋

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于善彌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于人哉故顏子嘿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羣賢首其後若漢之黃憲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于讀其傳者猶悅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者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

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輙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增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已者不能化違已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

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臧倉賤之、王驩慭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昧弱者、顧舉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駁、其爲計不宜若是踈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于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德道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

柔衆其文森長爲之清國初亦未見匹敵

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告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巳者舍足下而誰哉幸求所闕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歡

答閩鄉葉教諭

郡守王公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寘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

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匱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
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
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葢可以無待於外者
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為過而况復有待於無
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葢以明作者之意如詩
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
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
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
經文之累者亦不為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
人之為序猶不能有益於經况今之為序者能有益於

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自述已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氷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亦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

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旣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討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麻列于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旣序之矣、足以未能承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本相示、使得窺

賦詠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譬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屬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答許廷慎

不善用其才則天刑人之所見止道歷督耳耶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于懷、及

急爲大广
憂無爲求
笑者所迫

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邪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井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

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願於道知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答俞子嚴

僕始者知吾兄能文未知吾兄之心今得吾兄書乃知

吾兄之心果能稱其才也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風俗變壞延至於今日以滋加天下同然一律面異於心心異於口諂諛以相容詭詐以相愚不知古人之道何用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今吾子乃能數僕之過言而規正之嗟乎美矣吾子之心何其似古人也僕始為此言誠苦於行役而云未知其過及吾兄言之乃知其不能無過也夫一言之失未甚也吾子已不匿於心而規之使僕之過有甚於一言者吾子其能默乎僕嘗患無從知己之失而陷於至愚今乃有望於

吾子矣且吾兄在布衣中不忍欺其友已如此使有涖於朝廷食人之祿其肯詭隨而爲諛悅以負其君乎使爲人臣者皆不負其君欲俗之不美得乎然則因吾子之言而稱之爲似古人未爲過也雖然古人之道非但如此而已也吾子其益務爲學而充乎其言有見於僕之失則望以速告僕也雖不得友乎古人其尚何憾哉

傳

孫伯融炎傳　丹陽男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富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奥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讙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目許曰、孫炎男子、豈久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

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 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嘉重以爲可用、 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捍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 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

列堵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列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若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脉若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 主上不忍加兵欽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欺狎炎亦下書屬縣偏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

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衷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間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

此劉青田之魏無知也逈絕何為略之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覩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歸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

設乎報不酬功。只薦青田一身使足封侯

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將敬編次傳於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詼諧一宗流毒頗遠避世金馬門中此句便落詼諧

題神異經

方孝孺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决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　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

書亦難識
況人乎

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洒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抵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于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卽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不以放生而傳魯公之辭翰甚有見哉

具眼觀之何待論宣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

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訪息狐貍狗鼠之輩臭腐澌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地西山嘗道之竄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悖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汗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

許吳二公皆難正視

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予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三簒臣女主夷狄也簒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

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閒如失考妣而不從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願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檗峯公之抗志不汚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于正統

之論也夫表槃峯之墓者黄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
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
槃峯諱童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
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
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
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怫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
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
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

之之意葢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處士又得二字之褒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叅子訴于朝

竟是太平氣象

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游之士爲詩以述其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藏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册

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捭尾之言
至今不死

題米氏山水圖後 附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遞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

正爲有位者規

昔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礲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勳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礲硿子墓碣礲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畜礲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策閒奇更重其不說

墓碣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强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濶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

非策士也

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鷇雛然固策士也
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
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喜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
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
也曾祖君祥祖子恭父聞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
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
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兒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乎
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刼之兄懼
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還夫防
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

老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廡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又去而之燕秦齊晉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鉎鏽不露幾微故習悃悃務爲椎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頓再娶呂氏生某頃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夙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

昔能言士多死于言為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為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耶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邪之選也胡閼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銘

寧野軒銘 有序　　方孝孺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顓然無思頽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擾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撓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濡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揄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閒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鬪於治道猶發

然在深山坐明月而飲醇酒

憒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寛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尚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與於古哉復先王之盛

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歟不可以無述也
乃爲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
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
姱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眞爲詖爲
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于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
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
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户甕牖其植果蓏其蔭
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爲非無財
智亦有儀度慭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

上下胥欺莫知其囍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游觀尚
勸爲善

[illegible]人之交
[illegible]人之心

祭文哀辭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就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徙蜀、與戎羌隣、

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黽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冐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忠公體貌尚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艱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葢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

告公寧不我知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
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
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
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
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
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
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
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
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譏遇斥奔走顛沛而死于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誄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

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雨瞻岷峨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銜等千金之瓠惟嘉殽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愫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卒木喧噪乎殘鴉蓊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達乎斯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皙宛如處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裒麻哭踊招徠魂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

溢乎邛巳、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閈以婆娑、何期一疾、僅歷數日、重入子室、男哭祖而女號髽、嗚呼、餕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蕃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爲光

文氣似韓

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翅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温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碎之球琳瑽瑛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棱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修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釋況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

以子爲富且貴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
將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
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
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筆端欲停造化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于
民而名不大著于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
厚端秀氣鋭而才良好强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
成人挽彊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
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歎曰舉莫如

是見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夭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嚚童惡子狠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

速死爲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爲
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
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
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
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
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
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
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
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

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貔虎力緯秀姣兮曄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溫未加弁兮突修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覘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强兮彎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夫駭兮力不格古有健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甞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閭昏兮稔姦慝人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愜奇躬天

折兮令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夭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奚爲兮去疇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千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强暴欲奪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于是吳君爲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

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纘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凉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牀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纑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職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煢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

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殲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傷許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婭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爲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爲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毋貧兮儋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賤兮毋言焚膏繼晷兮以

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
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
觴兮綵衣翩顏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毋忽逝
兮不還姑撫婦兮泣嗚嗚曷不爾兮死無衰殘兮不死
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
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
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
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
史旌銘兮五色有煒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
盬婦夫屍在牀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

之兮額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文以肝胆爲色澤

祭太史公　方孝孺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鵶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遺讒遇斥羣兒樂禍訕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耆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實若璵璠不幸西遷瞑目江瀊麟蹄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典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覩遺文軫邮斁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旣出讒

祝操如鬼鬼久觀之鬼復遭鬼聲氣應求鬼亦有焉

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忝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逝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矗天羣仙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途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謂不亡死而無愧惟予仲珩俯仰不慙求之當今曾不一二三況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予名蠻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夭鄙夫無知右彼左

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見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臨死宰予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師日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武鼎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旣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塵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汩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游淪喪將誰與依白聞子凶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胸賁欲裂乎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

不能救貶不能待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毫芒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祔之侯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居于故所家親友祖漢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明文奇賞卷之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批選

雜著

瞽說

蘇伯衡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爲喟然而歎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騶儈乎其皁隸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繳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

本意取　甚乎悲

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眞乎嗚呼噫嘻蓋昔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穹碑剝落土花蝕徧牛羊礪角可悲也夫牧竪縱横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瞯可悲也夫蒿萊没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

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爾舍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顏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蒸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彼同其

英蒐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而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爲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徂詐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汲汲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羈絆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於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眞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

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觧艋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捲短蓬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條依淺瀨忽緣長磯蕩乎浦溆之裔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鯿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寳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卽安於浦溆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吾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

兮可克虛兮候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爲爾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巳能知分者必安命必安命則不貪守巳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冐利而黷貨希寵而獨世輕性命而履危機昧廉耻而卽汚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於斃也哉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

爛若布錦汀洋出之一達字而主意只是

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

日月令人驚奇論

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
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
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
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
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
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
曰迴複馳驟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
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
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
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

也正大也如楚菲玉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
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劒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
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
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
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
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
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
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
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
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

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頁一無恒
無事可依
無人可交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疏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疏於巳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巳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疏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加疎於巳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巳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眞小人之友謂之僞僞友者常多有也眞友者常鮮有也鮮眞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

子不苟交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佻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佻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眞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眞者則內友焉而隣於僞者則絕絕僞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眞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

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覩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儌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儌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

曰尚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强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强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大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咿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

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威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劃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喝貫脇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戢慄僅若牛鳴衆知無能爲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剖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兎

戒貪勸弟奬功數行特折

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
示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
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所知鑒也乎方甲行
覔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
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旣而斃兩虎誠若快
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亦縣矣一弟又幾
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
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
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
賞典剏可得乎剏可得乎

叅政名識天射下字闕入

序

送歐陽公輔序　蘇伯衡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主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荅書疏賓禮門客間則讀書爲文不遑寘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羡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天命而致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佪齷齪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辨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釆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額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

爲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曾謂爲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于是簡拔人才分布郡邑而寘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畧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醫師盖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畤殿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德意作新之循衡於公輔有望焉

題鄭宣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持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

讀書千秋有不平

讀書欲吐

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庶庶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沮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黄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覩墓誌文輙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樞害正其勢蛇

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論

樊噲

高啟

樊噲武夫也嘗携劒擁鋒從沛公以芸苗墾害人所並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藉之怒乎恐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藉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高帝旣老嘗有疾惡見人詔

比鴻門排闥难矣

户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爲相亦莫知爲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深慮遠有可爲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吕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序

贈錢文則序　　高啟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故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卽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蝎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

觀余遇冤刑可以知命矣二公者其亦幸不與之同

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爲排謗者所及况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照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爲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旣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爲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之命而不以可爲者責諸巳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

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葢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
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
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爲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
過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直
其餘事云

賛

義鶴賛 并序

高啟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欲襍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遠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咷夕噓曾無含恤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鶴哉廼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梟猗匪曾黃鵠孰配爾德猗

高作八而
才不爲馳
騁國初之
文如此

露布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啟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
二日臨四海爲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爲五服故用建
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車服出於堯庭篚筐歸於禹
貢柔遠能邇舞干羽開來格之心取亂侮亡鳴鼓鍾討
不恭之罪蓋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
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象緯固昭弧矢之名下制國
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凝至道氣稟英姿
紹十二世之洪基啟億萬年之昌運閱生民之未乂惻

然如傷念祖業之惟艱凜乎若墜郄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郡鰐溪流入人而姦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同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幹應月蝕以修刑冀垣墉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憑陵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寔爲掌賦之瑣材豈是總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皐卒遂擅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非關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恩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輯他鎮仍求

神奪其聰彌亦拒賓僚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偏師可據謂重險難踰負固偷生欲效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輿薄伐築室匪衆言之惑負扆唯獨斷之明大衆啟行常勖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效之以忘身率五營虎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騈脅者盡操闘戟蓬頭者皆垂縵胡霧合雲屯日蔽旌旗之景波翻瓦振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此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

應同劍閣臣等猿攀魚貫趾鑿道以潛行鳥突蛇蟠徑焚廬而直進因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闘不束身以就蹟更舉臂以當轅臣乃仗鉞誓師緩桴卒衆一麾而闘心已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矢射雕之乃洞胸貫髀佽飛擊斬蛟之劒蹀血橫尸疾呼作動地之聲大戰奪漫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崩弱豈當强喜我軍之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收淨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兵來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幷晉健兒蹶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傍抄

獨行深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錦江之
諸郡皆降成都之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舍嚴圍
鼓角初鳴守埤者心皆不固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
登九郄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吳公之績乃存
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出遁
漏跡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
當檻送於宸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
蜀境入駐通衢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
迫脅者無非叛黨悉加慰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
歌謠被王風而鼓忭修武侯之政已罷卒以營農復文

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灑清塵之雨。溥降深恩。洪濱息鼓浪之風。頓消蒜怒。此葢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内知惡臣之易去。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覩玆休。不任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别簿錄上。

雜著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鬭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

毋若誠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在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奪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讙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

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冐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投間蠛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頟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

史氏外道之言

衮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仇一言之憾固賊鰲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匠夫攘袂犁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典自下之漸矣

序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予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于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予自弱冠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

仕路有所憚亦是好消息

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予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予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予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固亦猶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予邑庠其人温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爲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予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將予之所見皆

今之江右多賢者

適值其出于衣冠文物之冑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予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爲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予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矣信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予前所聞之俗爲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予後所見之人爲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及于一郡以及于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四方者亦見樂于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

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予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爲彼方君子之所耻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予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上希直友人作于洪武三十年其人亦可傳也

序

遜志齋集序　林右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滛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滛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妥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

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旣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嗚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閒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眛眛如瞽者之宵行何由覩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

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益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道之徒脩脩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効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汙下議論卑淺齪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

國初士習亦有之

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嘗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愿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于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題入孝友傳當與役壽並垂不朽

樂枏傳

烏斯道

樂枏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枏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已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枏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枏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

讀至此而不淋焉出淚者非夫矣

力鹽事皆栴也梲罔知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栴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栴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梲垣之塊去者半梲度伯氏必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栴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栴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暨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栴死惜哉

論曰栴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栴雖死猶不死也古假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假壽若也孰謂栴梲復爲假壽

傾動郡縣。世之兄第有較亦和害相仇讎者。苟聞其風
當何如哉。

予過天衣寺見冬青爲之徘徊不能去

傳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瘞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士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弗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沐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

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翔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若時讀者莫不灑泣翔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其䙆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唐洪經歷第人而私為所猶有多不然胡為乎章蒲公車不能撰其毫末也

今則簽知先可矣甚有過之鬻子女以償

傳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為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為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為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梲者可令
亍公見
王聞乎

上非狩時母年八十時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訴藏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 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慝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刼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宋繼弃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

未可布不可無一妙絕慕如此則人思自勵故

省母切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 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

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為徼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讋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余游東浙見曹娥廟側更有諸娥焉游台州有清風嶺之王夫人焉其山峻而折不屈而寨云

序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　肅

予嘗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歿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況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

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于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今祠宇碑碣毁于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慨以不能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祠而僅享它邑它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于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宫於此

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
吾黨之士咸追詠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
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
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
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
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
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
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
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
稱若曹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　國制一新居宗伯者

必有知禮之君子于異代之失庶幾格而正之寧冐踵其失乎敢而戾是詩而及之以識吾𥄉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有盛世氣象

記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粤自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迺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裒

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迺建厥堂翼之以室迺闢厥路重之以門甓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于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迺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迺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于斯爲國家賀又酌

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于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于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于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絡吏不能
通

記

重修至德廟記　　周　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决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于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林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

祗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于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 命巡撫于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體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家遂端秀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于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覇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則子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于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illegible]公要做事先與戶部諸公說破此書吳父兄子弟宜家藏一遍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果盖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

下之民感戴　宏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　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

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因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

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

家、于舟、以貨賣、辦課、爲名、月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河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盤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月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

者不過數名今者塡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眞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鎭海金山等衛靑村南滙吳淞江等所棋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冐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

然不昝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巳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向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

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情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强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黄僞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

僞變亂板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虎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巳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

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

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撿制
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
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數十年太平相畢竟有不可及處余識其集蓋慨弘博大人也

序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　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寛厚識達事體不矜巳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巳居禁近叅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敎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

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旣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

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

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抆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别號也

疏

緝熙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閒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埽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

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甚大難也近者漢非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

切聞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
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
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
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
明之資寔由于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于
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
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
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戎夫功甚大難宜急
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猫說

薛瑄

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維縶適覩出彀雞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伈伈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為羣鼠復潛覘以為彼將匿形致已

乎恕之心

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恚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眞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昔以多兵為憂今以無兵為憂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疏

請旨自將復仇疏　　于謙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虜酋脫脫不花與也先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　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令犬羊自相呑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

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于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禧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　允臣等所　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撥軍馬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

須知安能二字與經濟人了無涉

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勲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辭欽賜第宅疏

欽蒙　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質本凡庸遭際　聖明驟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于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於大廈況　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比年以來染患疾動輙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

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歲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

忠膽俱厲

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

糾避事武臣疏

嘗謂竭力盡忠乃人臣之當務懷姦避事在 國法所難容切照寧遠伯任禮本以庸流叨居重任所宜感激奮勵不避艱危用竭犬馬之勞以圖涓埃之報可也今

本官外示退遜而中藏詐謀身躋顯榮而心無補報膏粱紈綺縱嗜欲以爲能介冑干戈咸措置而不問先年甘肅鎭守惟務營私利已不能禦侮安邊竊見邊務方殷遂乃上章辭職旣蒙取回赴京自合辭祿致仕却又不安本分望外希求計囑昌平侯楊洪奏保伊曾經戰陣精神未邁乞令管軍以備調用已蒙 欽准本官令在三千營同楊洪操練軍馬並無寸長可稱亦無一策可措近該本官照得紫荆白羊倒馬關口等處易州涿州保定眞定通州係屛蔽 京師緊關衝要去處合當增兵守備遣將巡督議擬摘撥官軍委官統領前去莊

等爲見任禮係　先朝舊臣邊鄙宿將若是簡拔任用
必能宣力竭忠豈徒望其禦侮折衝而實賴其發縱指
示乞請　勑命本官統兵於前項地方關口內外往來
巡守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准行令任禮欽遵
去後豈期任禮罔顧人臣之義終懷負　國之心奏稱
年老不堪領軍切詳任禮先該楊洪薦伊在京管操軍
馬欣然就事畧無難色及改擬前去畿甸巡守輒稱老
病不肯啟行臣等切惟周之姜尚八十而佐武王滅紂
興周漢之趙充國七十餘而請自將屯田以降先零今
任禮年齒無姜尚充國之邁又況各關各城去京不遠

當此人心搖惑之際　國步艱難之時本官一身休戚實與　國家共之今却不思忘身而濟難乃敢方命而孤恩原心實出於奸謀論罪當加於極典及照楊洪明知任禮倚老推奸不肯盡心爲　國意在擅作威福踣邀人心聽從囑托朦朧薦舉夫以任禮楊洪俱爲大臣受恩深重手握兵柄身倚安危方且欺心玩法退縮顧望若此將何以爲羣臣之表率　朝廷之倚賴哉合將各官通行拿送法司究問治以重罪以爲人臣懷奸不忠欺　上方命之戒

大同　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　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
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
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巳照分數除豁無災稅
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
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先年
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
以為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
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
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
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

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劵也本部所議又有日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寛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贏餘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既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既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

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額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　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動調人馬輙搜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

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裡　朝廷　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非有强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强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　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為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

言人不敢言

該部豈肯

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 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

計臣惟計取民而不知爲民計

部所議又有曰若是倘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何發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　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衞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　朝廷之上內外官廩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

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
亦未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爲　聖明寛裕博大之體然
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譴明示
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